到沈阳

□张日新

记得那年初夏，我动身前往沈阳。都市草木婆娑，马路门脸浪漫，还有一个个信号灯的闪烁，都一同跟着心情灿烂得铺陈开来。没有大的手笔，只能凭借一次次来沈阳，一次次感受，去找到思想归位，情感落坐。

沈阳地域太大，一个人置身其中，渺小得就如一只蚂蚁。若没有几十年在沈阳生活的经历，哪哪儿都知道，根本不可能。

那趟初夏之行，就看沈阳的风物，看静态者的姿势和模样，打量一下它们在皓远的天空下，摆拍着自己，看着生灵奔赴，依然按照自己的静默思想归位生活。看动态者的流动方向和带给视觉的欢愉和力量，自己融入其中的温馨幸福，还有惬意的不慌不忙。

几年前，去过大帅府，去过沈阳故宫，也到过北陵公园。那个时候，我就去看一条街，看街上两侧的门脸，在一张张门脸灿烂铺排开的场景里，我知道今年的沈阳与前两年的沈阳模样再变，但是它们一定是在都市的烟火人间有了自己的定位，有自己的活法。古老的寻找历史，现代的开动脑筋，琢磨它的身量与姿势。在自己知识框架里，安排一下，这样的建筑，冲击心灵的感觉，还有惬意的氛围。

到沈阳，风物抖落入怀的东西，更多的是视觉揽过来的。需要一点心思过滤，不需要过滤，那就做个走马观花，或者看过了的，当成熟视无睹也好。那个初夏之行，给我留下美好印象。这份美好，来自风情，来自民风，来自包容。沈阳有历史上的大气沉稳，有建设上的干劲豪迈，有人文底蕴上的活水，有生活和日子上的南北通透与灵活。

那天来沈阳，乘坐出租车，司机是湖北人，退伍之后娶了个阜新妻子，他在沈阳当兵时认识的，相识的故事师傅没跟我讲，一句话慢过去了。这句话，我记得，他说，他乡是故乡了，不是无奈在他乡，是自己看好了他乡。然后，他那个南方水土培育的小脸蛋冲我堆出了幸福的笑容。他说他是开着出租车，看沈阳。之后，问我一句，你是搞文字的吧？师傅眼力很好。我点头。接下来，师傅给我支招，沈阳吧，城市太大，低头看，要比仰头看好。活法、吃法、走法，都有各式各样的空间维度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，这是一位哲学家说的话。先前不懂，现在我懂了。一个都市多元化的存在空间，各个阶层落坐在每一个点上，跟随季节年轮奔赴日子。



看马路两侧的白杨树，再看那些穿插在一个个小区里面的花草，初夏的沈阳，给人体感带来的就是一个舒服、惬意。初夏走在白杨树脚下，空气凉爽飘逸的氛围里，骑车的、走路的、锻炼身体跑步的、推着小车卖早点的，包裹在都市的蓝天下，拉开长线的云儿，少女的披肩发。几个风景叠加起来，送到心坎，沈阳诗意浪漫。

一座城市，留住人的脚步，不断地驻足端详，在端详的姿势里，得到一份回忆，得到一次感怀，得到一点安慰，更得到一生一世的思念。我想，这座城市的内核也就永恒了！沈阳做到了。

辽沈大地绘丹青

□黄志勇

“无山不绿、有水皆清、四时花香、万壑鸟鸣，替河山妆成锦绣，把国土绘成丹青。”——这是新中国首任林业部部长梁希描绘的理想生态蓝图，也是辽沈大地上的建设者心中最浪漫、最执着的梦。而今，浩荡春风拂过辽河岸畔，这个梦，正一点一滴地从蓝图上落进辽沈大地的每一寸山河湖泊的肌理中。

我常于薄暮时分，沿着沈阳浑河北岸的沈水湾公园漫步。脚下是木质栈道，富有弹性而朴素沉实，路旁的树木将城市的喧嚣隔在远处。眼前，是浑河最柔情的一段。河水再也不是遥远记忆中那般浑浊与急躁，它变得沉静、从容，像一块被时光细细打磨过的巨大碧玉，将天边最后一抹霞光，妥帖地收藏在波心。隔着青年大街马路对面，盛京大剧院如一颗熠熠闪光的“大钻石”，正将余晖折射成万千碎金，光影洒在浑河河面上，随波光一起一伏，像给这条沈阳的母亲河缀上了一颗最耀眼的宝石。这便是如今的“浑河晚渡”，没有了旧时渡口的劳碌与风尘，却多了几分“一道残阳铺水中，半江瑟瑟半江红”的诗意。

而漫步在浑河更上游的沈阳鸟岛岸边，我的目光，总会被一群优雅的生灵所吸引。那是一群鸿雁，有的悠闲地浮在河心，有的在河边绅士般驻足远眺。它们的羽毛在斜阳下泛着柔和的光泽，白羽如雪，红掌拨清，姿态从容得像是这片水域的主人。早年间，它们只是沈阳上空的匆匆过客，秋去春来，从不驻足过冬。但如今，它们中很多却选择了留下。贯穿辽宁多年来持续不断的生态保护工作，在这里为鸟儿营造了一片水草丰美的家园，即便冬日严寒，也有鸟岛工作人员周到的养护、爱鸟人士的热心投喂和清澈水源的庇护。于是，这些承载着古老迁徙记忆的旅者，将辽宁沈阳当作了第二故乡。它们不再南飞，从季节的过客，变成了陪伴辽沈四季的天使。

走出沈阳，极目四望，辽宁的生态画卷铺展得更加波澜壮阔。南去盘锦，那片举世闻名的红海滩，愈发红得热烈，红得纯粹。碱蓬草在盐碱地上顽强生长，用生命最绚烂的色彩，铺陈出一望无际的“红色地毯”，与金黄的稻浪、碧蓝的海水、翱翔的丹顶鹤，共同构成了一幅色彩浓烈、生机勃勃的水彩画。辽河的入海口，湿地绵延，芦花飞雪，蓝天如镜，绿野如诗，那是无数生态保护者用行动写给故乡的家信、献给大地的情书。

这些年来，辽宁人是用绣花功夫，一针一线地缝补着生态的“旧伤”；是用工笔画的耐心，一笔一划地勾勒着绿色的新颜。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晨跑时能呼吸到的清新空气，在黄昏时能看到的绚烂晚霞，在周末时带着家人悠然漫步于山水间的那份踏实与幸福。

坐在浑河岸边，夜色渐浓，城市的灯火次第亮起，倒映在水中，如星光坠落。鸟儿已将头埋进羽毛，安然入梦。它们用划过天空的翅膀投票，选择将这片土地作为家园。而无数辽沈大地上的建设者，也正用汗水和智慧，兑现着与这片土地、与子孙后代的信约——将这片山河妆成锦绣，把这方国土绘成丹青。这，便是山河焕新，留给辽宁最深情的告白、最厚重的礼物。

寻常岁月里的幸福

□范勇刚

幸福的标准是什么，一时半会儿还真无法说清，没有人能说清开多贵的车、住多大的别墅算是得到了幸福，也没有人能说清有过多么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算是得到了幸福，更没有人能说清楚游历过多少异域他邦算是得到了幸福……幸福就是一种感觉，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，你内心觉得幸福，那便是幸福。

在某电视台的一个访谈类节目上，曾有一个故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。一个很有名气的企业家，对一个馒头却念念不忘，原来他年幼乞讨，快要饿晕时，一位好心的长者将手中仅剩的一个馒头给了他，后来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觉得那个馒头是多么的甘甜，那是他生命里第一次真切触摸到幸福。后来他靠自己的打拼成为企业家，同时也成了远近闻名的慈善家，他说他每帮助别人一次，都会想起当年长者递给他的那个馒头。他说现在吃什么山珍海味都找不到当初的滋味，于他而言，幸福的标准就是多做善事，传递当年的那份温暖与甘甜。

我远房堂妹的经历，同样让我读懂幸福因人而异。她曾经拥有一段破碎的婚姻，丈夫用情不专，经常拈花惹草，几番争执拉扯之后，二人终究走到离婚的地步。两人公堂相见时，堂妹一不要房、二不要车，唯一的条件就是争取双胞胎儿子的抚养权。堂妹的经济境况并不是很好，可离婚后的她总是笑意盈盈，那笑看得出来不是强装出来的，而是发自内心的舒展。她说她只要一看到双胞胎儿子的笑脸，她就觉得她是世上最幸福的人，在她的认知里，那些离异后不争取孩子抚养权的母亲很难有幸福，于她而言，幸福的标准就是天天都能看到儿子天真的笑脸。

落到我们寻常普通人身上，幸福的标准藏在平常岁月里：读到一本好书，思想得以启迪，内心有所收获；久别重逢的老友意外相遇，把酒畅谈，尽兴而归；工作之时满怀热忱，全力以赴，闲暇之时肆意开怀，尽兴生活；守在孩子身旁，见证他们慢慢长大，日日听得到孩童清脆的欢声笑语……这些细碎平凡的瞬间，拼凑起普通人的幸福。

我们总习惯向外寻找幸福的标准，试图用物质、成就、他人的眼光定义生活。可看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生才明白，幸福从来没有统一标尺。企业家的幸福是善意传承，堂妹的幸福是母子相伴，普通人的幸福是烟火日常。

幸福不在远方，就在眼前，只要我们的心田愿意接纳幸福，幸福便会如繁花一般，静静绽放在我们生命的岁岁年年。